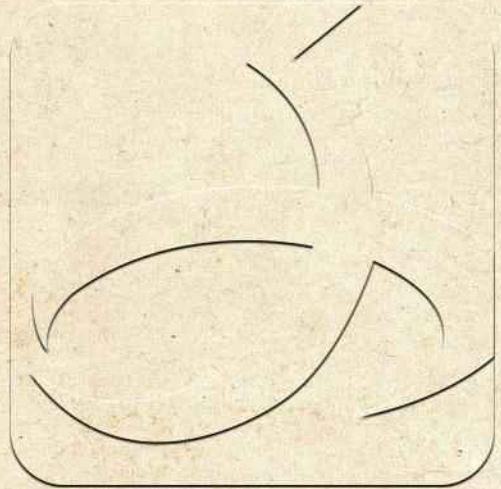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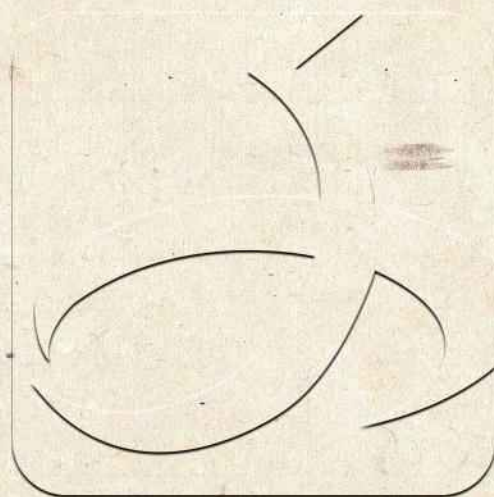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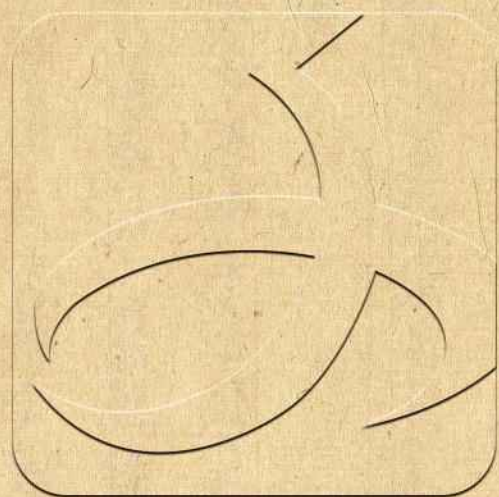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97.3464
1122
=146

140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總訓門人

其無名氏者亦彙集於此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日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閒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

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說
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
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
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
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略些數句發動自然曉得
今諸公盡不會曉得縱某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看熟
讀而已別無方法也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
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
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智

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
時既久習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
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
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
以爲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工
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
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會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
一卷書只是汎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會記得本文及
至問著元不會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衍已
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

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
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
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
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
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
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卻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
好長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
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
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掉放

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
日說閒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
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
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
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閒慢過日
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會汲汲若是汲
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專懇切無一
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這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
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
閒不界便掉了少閒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

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會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討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諸公來聽說話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如夜來

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令人卻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空多了少閒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閒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麤大小無不當理會

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腳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著那痒處何況更望掐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棊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

都只汎汎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著那痒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會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會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會入心所以在窗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會抓著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閒自轉動不得自家腳才動自然踏著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會入地裏去都不會與土氣相接著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會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會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會點底須子細看他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原

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陳廝殺播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卻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某於相法卻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爲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於爲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爲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會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剽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

之爲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道底試官爲苟簡滅裂底工夫他亦不會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閒作賦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做做專爲苟簡滅裂底工夫歎息久之

呂父言學者工夫多閒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閒斷

因說學者工夫閒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今之學者卻不如他

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合曾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游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

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
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閒說閒講少閒展轉只
是添得多說得遠卻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
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
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
會處卻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或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
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面又那得
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只是居處時使用恭執事便
用敬與人時使用忠隨時隨事處處體驗不過只是如

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
離蔓衍拖腳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
如利刃削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
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
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濂溪二程橫
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
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
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
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
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蔓都

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會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閒大水瀰漫少閒水既退盡落低窪處方是入窠槽今盡是汎汎說從別處去某常以爲書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排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着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思智私見識去閒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

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又曰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槩意思了卻去攷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是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篩籬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齊說得枯燥無些子滋味便更看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若若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文字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汎將去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

了心力枉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了得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著意思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蹙密下梢卻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辭氣閒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

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

有人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閒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閒一時閒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閒便做一刻工夫積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會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曷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爲病痛

或言今日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

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乃是文義之事實夫子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會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

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胷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卻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

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固宜爲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底

分言類 卷之七 三 正言堂
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闊見世閒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擡著腳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閒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會見那全體不會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閒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裏會事眼前雖麤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閒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未之學兩未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物轉關處都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卻棄置事物爲陳迹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卻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得遂舉

伊川說會子易箒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卻可做小小底要做大卻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

先生問浙閒事某曰浙閒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

於不得已而爲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爲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爲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閒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閒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功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腳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是爭那裏去公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覓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

是如此

備

謂諸生日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著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待零碎不見得周而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著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

地悠悠過了

賀孫

謂諸生日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去自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曰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

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
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
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
得善別還得他做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
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
子雷意思賀孫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疏散終至於忘了如此是
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士毅
讀語錄玩了卻不如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虛空高妙便是膚淺外馳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卽語之曰說道理不要

大驚小怪過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曾中流轉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

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賀孫

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

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會閒度日

公等豈可不惜寸陰友仁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
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

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
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
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
知物上道理卻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
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
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
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
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
子細讀書書不會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
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

不會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眞箇逐
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
是一場閒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
一般書上窮究册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攬來炒將來理
明卻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
說者卻去參解說不得者鵲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
耳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旣覺得簡
易自合有所得卻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
爲學多歧今來似覺簡略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

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卻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功他日自然簡易去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饑而食者卽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卻自是裏面事如何卻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訛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閒

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會理會得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卻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爲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弈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人弈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

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所長國手曰汝某本高但未會識低著卻恐與人下時錯了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著耳因論某又曰默堂集中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弈力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卻別於閒處下一著眾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一著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著然對者固未必曉問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弈也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

得又不是大段費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爲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曾次亦自浩然視

彼汙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閒時也須思量著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裏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會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如只管去喫魚鹹不知有芻豢之美若去喫芻豢自然見魚鹹是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

學不會去學會去習不會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趣利

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

大率爲善須自有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他說話有般人說與眼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曉得千百年英雄心事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閒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閒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同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卻要閒說歎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彊則坐得白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

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蚤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卻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掇取秦兵曹坐倚子去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衷中先生曰公常常縮著一雙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卻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論諸儒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閒恐亦勞而無補也
答子約書云日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浙閒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大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爲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

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佞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旣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

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
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
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
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白作袁州學
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麤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
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
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
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
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
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
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
不爲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
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入只
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
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卻是利害大甚做成回互耳其弊
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
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
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
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謾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眾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

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閒便自然有箇痕迹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曾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著不得如游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卻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爲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

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閒
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
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爲
姦爲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
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爲戒便藏頭不說某與
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爲悔夫道若大
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
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
爲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
及此是爲躐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
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識入來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宅自知定學做
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
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
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
發有緝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橐摩之研下劉
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旣而以未相見
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
遂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

退碎其研下之稟以爲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
如此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卻說錯了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
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爲故簡
不是容易苟簡也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
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
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
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

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
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
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卽曰
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
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
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
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
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

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借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涪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某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著

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卻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麤疏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文爲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羣疑塞曾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會究其好處否又卻云不會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會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

先子詩類 卷之七
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麤見大意釋氏
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
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
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
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會分曉
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
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
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
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
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
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
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
其中燦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
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

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
不會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閒議論只是說得皮外
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
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
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
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
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
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
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
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襲而
取之他說如何正消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
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
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
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
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
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
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
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
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
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

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麤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卻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

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曾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曾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

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遭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陌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

無津涯少閒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繫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閒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閒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

朱子語類 卷之七
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
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
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
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
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
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
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因問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
過去了更有一項卻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卻好不
及底趨向上去卻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
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
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
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
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
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
如此定是如此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
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會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

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彙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閒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

物少閒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卻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閒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卻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糊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

接事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

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卽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卻有些似他如嶽麓書記記卻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卻不如此子靜卻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卻平直恁地說卻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糊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

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顏子曾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於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耐意

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裏他既

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如今人卻不會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閒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腳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美若是自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灑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

他鬪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
 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拗不轉了又不
 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
 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
 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
 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

楊敬仲言天下無掣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
 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

諸子 老釋附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

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
 體用也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
 不便便不肯做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
 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
 多說話人何如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
 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
 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

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莊周會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卻蹴踏了以爲不足爲邵子卻有規矩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閒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是乖莊子跌蕩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

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能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注解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眞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

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眾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閒只有二十四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

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晉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厯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閒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

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

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
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
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
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
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
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閒自立講師孰爲
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
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
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
分數然卻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
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眾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已有
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
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
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
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
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眾人公共底便只隨
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
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卻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會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

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架點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他求則亦別無門路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著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卻如此終於無成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

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動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

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道理佛氏元不會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備問禪家又有以

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麤糙爾

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麤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木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合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

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墨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最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

都閒斷相接不著。備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

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睥面益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會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卻云彥冲修行卻不會禪寶學會禪卻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閒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歎可歎先王之道不明卻令異端橫出豎立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魄氣火風如云魂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

孫目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是人生有一

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閒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

原裏面發出來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

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閒只有這一

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閒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

是將知覺運動做奇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

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閒閒在天地閒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

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會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卻道不會挂著一條

絲

有奇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未之論只說得兩邊未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卻不會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

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少閒自見得他底低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入得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釋氏之教入於中國非特人爲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眾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同進士尚書少傅
 同進士尚書少傅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玉賓朗如覆校

侯官鄭葆常筱谷分校

侯官葉筠軒竹卿分校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七終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論本朝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於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

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

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句斷秤停
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
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
生日渠言漢之名節晉魏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
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袞將去遂成風俗後
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
之卻問卿在雁門食雁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
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袞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
作一般豔辭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爲怪隋之辭章

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袞纏至唐至本
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
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袞成風俗本朝
道學之盛豈是袞纏先生曰亦自有漸自范文正以來
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
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
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
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
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
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

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爲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未極有名節人光武卻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卻云它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他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卻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論大抵前輩議論麤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論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卻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

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
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
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
甚硬做
石守道只是麤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
所以不動心也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便能論列上面不從
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
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

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
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鄭公直截自用己
意則不可也

先生因汎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册子記李仲和
之祖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
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
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屢甚李欲往包公正色
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
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
生因嗟歎前輩立己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爲布衣

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做也或言近有爲鄉邑者汎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爲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爲法也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爲此論人必以爲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卻不知周公之制只爲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畱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卻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

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數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勅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爲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

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呂氏家傳載荆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行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卻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
烏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尙不能治何聖人
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
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
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
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
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
便至於殺人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
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礪
與人喫及病者死卻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
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
其罪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
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
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
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
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
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

論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己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己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很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餧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箸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嬾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卽穎悟嘗有人籠獐鹿各一以遺介甫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爲鹿孰爲獐元澤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大抵類此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其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卻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爲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爲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卻是太峻急然

當時如蔡確輩畱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聞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原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

聽得人底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卻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卻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筆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

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云如食色之食猶言享也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二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滂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閒說若使將身已頓放在蘇黃閒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楊墨相似這道理只

先言類 卷之六 一 正言堂
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己是本其他都是閒物事
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
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
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
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
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
道理空喫了世閒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閒物
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眾人皆具此理眾人自不
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些子蔽翳又
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
自家身己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
明明德在新民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
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
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
兩物事看

本朝中興至今日人物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卻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麤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麤耳朱丞相秀水閒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麤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張魏公不與人其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其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旨出措置荆襄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京城破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

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卻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

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卻與他通慇勤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贖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會有節制如季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著所在如吳璘敗敵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敵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卽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

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敵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己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攜持老幼敵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敵人

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敵人謂其敢與我約戰

大怒至日敵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士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敵遂大敗緣敵人眾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眾況當眾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卽

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眾敵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籍谿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卽命擊鐘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張覺福建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算後又有人欲築紹興圍神廟牆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長算其牆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其人樸實公介爲甚處宰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請但一捐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卻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

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
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須知道利
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
分別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須近於
迂闊然卻甚好今不可多見矣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杲老問禪憐焦之
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
祝懷汝昭常論張詒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衛守施元之謂

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汙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

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
以此陷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衛探其事往來月餘
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
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
如此

戴少望云洪景廬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
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
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
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
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

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兩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爲也

吳公路作南劍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爲之必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只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關其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真箇好人盡

屏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些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間人只是杭唐日子不濟事不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

打不透欲過這邊欲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某人擡獎得去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汎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腳時已有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會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眾

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閒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

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之乃

陸棠也及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節貌之難信也

歷代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己者今人誤讀根為根注云猶今言根格之類蓋關中俗語如此根格猶云抵拒擔閣也引

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

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先生曰皆是德也
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

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
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
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
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
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
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
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
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爲世臣據襲莫可
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爲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
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鄩地因而取之
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
常以爲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
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
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

孟子言卷
卷之八
三
正宜堂
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封建世臣賢者無頓身處初聞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强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不小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尙疏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眾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爲之亦未濟事在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已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

亦有道理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爲善其心有病矣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愛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

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
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
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
麤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
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日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
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
告以四代禮樂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
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
日五就湯五就桀孔子必不肯恁地只爲他任得過又

問伊尹莫是枉尺直尋日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
至枉尺直尋

後漢魏柏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
後宮干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
可去乎慨然歎日使柏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
劇其實不會說著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
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
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
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

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纘纘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弒了文蠡吾侯爲相帝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養得大汝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宦官從來盤踞軌轍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跌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爲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尙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

時若有人似尙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幹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

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
萃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
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卻四箇便了陽球誅宦
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
卻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
之資旣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
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
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
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
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
足自保耳

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
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
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
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
便不相顧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龜疏孟子以後人物只有
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
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

不似其細密他卻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

毅然問孔明誘奪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黏手惹腳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甚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卻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爲當

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畱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疏鹵自取其敗據當時

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汝看見只是

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卻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辨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眾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

管子語類 卷之八
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
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
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退若李光弼旗摩至地令
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
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奇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
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湫處所以水不能漂
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
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
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源者一其源本三反
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
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爲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
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
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
號渾成其次後以強橫害物爲知饒州汪某斷配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
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
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陳之法曰此
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
相戰鬪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

五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日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法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敵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則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此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

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胥快故能大敗敵人蓋方
我之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
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
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
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於下敵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
多為竹筒所滾腳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
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
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
斃不下十數人

用之間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閒
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
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
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
備位而已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
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
海人曰自君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
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

便是經濟之學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斂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戰國漢唐諸子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

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卻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卻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無物事撐住襯簞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會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

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卻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麤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

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猷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度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倣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倣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倣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倣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

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
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
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
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
一篇如君身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
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
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
英威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
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
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
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
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
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
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卻將我來比孟郊王通
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
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勦兩已定汝如何能加
重申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
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
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
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

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覺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是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

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會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作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卻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日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日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

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腳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苦困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麤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

箇二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汝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二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日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不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會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

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元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卻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卻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他莫要做聲待

我與汝說道理聖賢已死他看汝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汝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己之所說而已何嘗眞實得聖人之意卻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

閒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
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
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
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
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
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
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
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會
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

得這道理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
者生之質也璘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
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
物有則之意

董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
命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
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
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
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

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

原道中學大學卻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卻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卻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

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至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子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己但

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樂天暮年賣馬遣妾後亦落莫其事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卻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卻不衰先生曰東

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

韓退之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礪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閒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傾瞞人如裝鬼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卻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閒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卻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大可笑也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閒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雜類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切恐諡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瀉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爲媯姓卽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國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爲氏因以爲族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疏異姓本疏他日婚姻卻又親○陰陽相涵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寫之揚日只是寫時莫與太真說時莫太分明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二年不成卻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爲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卻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曰比有怪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

嘗見徐侍郎書二字貼於主位前云磨兜堅竟不曉所謂

後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腹日磨兜堅謹勿言畏秦禍也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是有此理東坡論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曾遇虎皆不以爲事李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其人無走處了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亨黃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如常揚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人心能堅忍得此

時好

紙錢起於元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帛後來易以錢至元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換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閒別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冰盡合乃渡若聞冰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冰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迹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

迺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
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
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寔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
寔其尾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久更宜子細陳
日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纏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賦
韻率土之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纏
了孩兒矣

汪玉山童穉時諭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蹏踏破青青
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爪拏開黯黯雲

財猶賦也近則汗人豪傑之士恥言之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
以主財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卻甘茶
本苦物喫過卻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
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吝都是此理

墨翟與工輪巧爭辨云云論到下梢一著勝一著沒了期

一日吾知其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日吾知其所以攻子矣吾不言

論文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卻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

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曾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章熟少閒做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閒卻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卻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又也做一句

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脈皆要似他底只換卻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脈勢向皆倣他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路底路脈做將去少聞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做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

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間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卻會長進日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却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日只這一句說盡

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又曰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

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卻笑曰必被他無禮

東坡文字明快蘇老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會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會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

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敘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彙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文字到歐會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會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卻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會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

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盪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先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爲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

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旣說誠何故又說一日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卻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日向嘗聞東坡作韓

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闕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副理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

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
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
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
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
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
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訥鼓然其
閒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
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
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

稱雪上此換字法也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
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
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
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
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道者文之根本文章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
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
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

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疏漏處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闕轍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看陳蕃叟同合錄序文字艱澀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

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卻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卻有力齊梁閒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抬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蚤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倏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

一日做百詩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溼青松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臥聞急雨到芭蕉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卻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邪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芻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寫字不要好時卻好

拾遺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

毫釐之失則一矣

寤寐者身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

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

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寐而言之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

理豈不是樂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誦書局重校開辦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會

鏞鼎丹覆校

閩縣張壽平格齋分校

長樂邱鴻鈞石村分校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八終



